

湧

幢

小

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

關雲長

四則

岳武穆

四則

文文山

五則

文陸二事

三則

于少保

七則

貴備

海忠介實際

死水供立

忠魂助戰

江濤得完

魏公有孫

袁氏全家死難

孝童

代父飲醢

青天歌歎

船灰塗頸

禱泉灌田

和盜詩

梅高報母

未盡之祿

見星斗

孝憤

萬里尋親

廬墓

工人孝義

節婦給粟養子

二沈妻

媵奴死節

節婦湧江

母喪不嫁

大饑甘餓

伏毒食醋

守節自信

節婦膽識

求見不得

芝竹

三屍繞門

雙烈

愍貞哀感

丐婦投橋

義門

義友

義姻

義僕

書僕書傭

僕惜字紙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

湖上朱國禎輯

關雲長

自古忠義雄勇士不得志冤死兵死者何限獨雲
長之神最靈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揣之聖人
繼天立極每每神道設教聖人不生則神自設教
雲長必明神轉世姑托此幻軀著姓名結兄弟馳
騁干戈擾攘之場聳動人耳目著之史冊中俄然
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要知氣運薄故寥寥二千

年間聖人不生生亦扼于有位于是有神焉出沒
隱見其間以待聖人之生以補聖化之所不足我
太祖則大聖人出世矣猶謂佛教暗助王化而俗傳
雲長爲伽藍神理誠有之不可得而擬議也

三國志雲長謚曰壯繆想其義謂壯于出兵繆于
料敵云耳衆以穆穆之義解之夫以穆爲褒詞耶
不足重以繆爲貶詞耶不足輕大抵英雄不能違
時時命大繆則雲長取曹仁而不足且有陸遜擬
其後時命大順則石勒取王浚而有餘孫緯以勁

只邀極罷不能得之掌股間也

山西鹽池在解州雲長所產處也相傳黃帝執蚩尤于中冀戮之肢體身首異處而名其地曰解其血化爲鹵遂成池宋崇寧中池水數潰張靜虛攝雲長之神治之池鹽如故雲長見像于廷于是加封拓祠祠最偉神亦最靈池長百二十里濶七里周垣守之每大雨輒能敗鹽必禱于神而止蚩尤以其血爲萬世利而雲長周旋承此利源同于煮海奇矣奇矣

塞理庵達嚴事雲長每事必告居皖夢侯語之爲
我公祖已守平陽解在部中後起總督薊遼稅瑞
高淮張甚禱更力陰得濟其請內帑亦然累世信
卜叩之奇驗嘗與聯和至百韻後爲一小令來贈
末云再揮戈薊北重整舊江山果驗

岳武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 世宗龍
飛升州爲承天府營造宮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
備杜正茂剝于城西闢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爲周

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
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
過如此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
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
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迓之而入守者驚
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
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
洗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
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

再生必有奇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于土木客
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
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
再轉世矣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偉取檜桺榦爲二植墓
前名分屍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檜
妻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
范涑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
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

余葬先君子于臯亭山之麓其山故元伯顏取宋
屯兵之處也步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
言其家駐此六世矣大王父猶及見宋末事方伯
顏兵至下屯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電伯顏知有
異起立帳外勒兵防變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
忠字面伯顏曰是矣此岳公護本國現靈異也亟
宰牲爲文致祭曰王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敢
不仰體但氣數如此王雖有心不能違天若旦日
宋以三千人來戰卽歛兵北歸如只力竭講和亦

不能含囊中物而爲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
明日天皎潔如故宋無一兵且納欵伯顏入城又
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亡余聞其言灑然有異方
往來此中將尋歸骨處伴先君子因欲買地立廟
合雲長公祀之題曰關岳廟而老廢未能也

武穆七世孫仲明洪武初自固始徙于汴少負清
節隱居不仕廬墓九年 朝廷三召不起賜號純
孝先生所著有遺安集

文文山

文丞相夢至天庭坐不孝之罪於戲忠孝不兩全
已豫兆之矣

丞相嗜象奕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自玉屑
金鼎至單騎見虜爲四十局玉屑蓋公所居之山
也吉州泰和縣贛江濱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
亢旱民禱輒應公生潭沙清淺公歿潭近居民夢
神歸騎從甚盛乃公也自是潭深墨如舊兩任贛
州提刑江水汎溢勤王召募溢尤日甚又暑月喜
溪浴與奕者周子善于水面以意爲枰行奕決勝

負愈父愈樂忘日早莫或取酒炙就飲啖荆南草
竊成汭亦類此蓋神有正有惟自不同也

丞相兵敗于吉之空坑有石大如數間屋忽然自
山頂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却公乃得脫去
鄒淵等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今宋史丞相傳云
空坑之戰得趙孟滌給元兵以免蓋史作于元之
盛時極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欺妄尤甚同時
仗義效力者蕭文琬父子梁克中尤最俱遺漏不
書而全子仁驕淫不事事無智略死爲人所逼乃

反立傳史家之謬如此

趙孟頫宋之宗室年十七及冑舉文天祥辟爲參謀天祥北去居吳依親友以居越十年爲道士名道淵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爲僧名順昌因自號三教遺逸改道堂爲本一庵臨終手辭以訣有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

丞相若不市死便非事體便無收拾此正天之所以成人美也于少保更賴得一刀乃知左右之贊與徐石不殺于謙今日無名之語爲有功

黃冠歸故鄉是何意實欲出來舉兵復宋蓋寧敗
寧多殺人而此志不肯息也留夢炎之言已觀其
深矣

文陸二事

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事
初自江西起兵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畊氓洞丁
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寶爲驍將大承
冠指搗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
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

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
絕太湖吊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
延四詔政府六書趣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
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餘
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
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
陳宜中又絕江遁乃卽日拜樞使又拜首相補宜
中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譟行及被囚以北中
道奔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正閏

交馳真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
視易姓如閱傳郵況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
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
箕二千且有愧色于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又淮
陰龔開所作文陸二丞相傳云方唐末五代之季
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
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爲者先宋知其
然一旦踐太位卽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爲通
判其權雖分其勢遂弱石晉所割境土終不能復

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
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
山湖之間內政不修惟恃夫江淮爲外藩久之且
南北夾攻而沛蔡之藩籬自撤荆襄受圍鄂渚交
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
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國中逐鹿無復有潛藏
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
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
死事益無媿焉卒之文國瑞陸秀夫前後死國精

忠激烈誠有在于天地而不在乎古今者於戲吳
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子
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京
師家益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
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
風駿霧鬣豪酣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
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于人而死
志節旣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甚高古殆亦不愧
秀夫者

崖山舊有石勒云元大將張弘範滅宋于此嘉靖
中督學陳塏磨去之改曰宋少帝及其臣陸秀夫
死國于此并篆文丞相正氣歌立碑于五坡嶺吾
友區海目有詩云崖無滅宋宇濤有撼胡聲塏字
山甫號宅平紹興人官叅政嚴分宜惡之嗾其黨
楊以誠劾退之居林下四十年卒年八十有七子
孫蕃盛一說作林洋洋閩人官尚書區字用孺高
明人官中允

張世傑已溺死諸軍棺斂焚屍島上其中膽大如

手更焚不化衆皆號慟須臾雲中見金甲神人大
聲曰太上以我驅馳關係不小以多方措置恢復
矣由是軍心皆不移葬之香山之赤坎村陸秀夫
輓以詩曰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蓋
說邦之說如此然崖山之敗秀夫負祥興帝入海
世傑知事不濟奪舟先去行收兵欲再立趙氏後
遇楊太后告之故太后大慟歎世傑葬之海濱欲
投占城颶風溺死則在秀夫赴海之後矣二說再
詳然謂世傑葬陽江之赤坎村則陽江無此村陳

白沙因陽江令何昌之說封墓立祠作心賀卷贈之蓋誑白沙也君子可欺以方信矣

于少保

于肅愍改諡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文定公慎行題易乃萬曆十八年事而其說則發于王鳳洲至吾兄鳳翔入臺題褒忠功於是于之後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卽陞都督功臣者胡總督宗憲也得世襲衛指揮

傅公疏未入少宗伯黃公鳳翔夢一偉男子持書

來有空山孤魂之句覺而心惡之詰晨接傳疏乃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

我朝虜叩京城大掠者二已已之變于忠肅以大司馬卽爲總督帥石亨等禦城外有請卽從不聽覆奏軍中諸將受成絕無牽制故能力戰却虜有建言者請重將權景皇批答曰于謙總督卽將權也其專任如此庶戎之變丁大司馬坐于內恇怯無謀楊少司馬赴于外權非獨擅仇將軍以勁兵要功不敢戰又不受節制而嚴少師又陰持于

內雖有韓白無如之何矣

巳巳之變聞遷都主固守人猶能之惟人心搖動
極危險只一二月間聚兵教戰陣城外者已二十
二萬則守城與各處把截之人又豈下數十萬分
布經略齊力奮擊此其才真所謂多多益善者却
虜後陳循撓于內羅通鬧于傍處之泰如二人亦
心服不敢動其氣象何如羅之才不減忠肅然後
辟之舉史云自陳曾與密謀不報一云石亨來邀
不從要之忠肅之禍循亦謫戍則羅非曹石之黨

明甚而多此一疏遂添蛇足

南城 東朝之事誠不能爲忠肅解然 景皇剛決

雄猜固不肯遣使忠肅和顏進曰羣臣之請亦借

以紓邊患耳 帝始曰從汝從汝朋友相處要識

性避其所短况君臣之間又如此性格乎阮浪之

獄得不上侵沂邸之養得近 太后焉知非公委

曲調停以至此柔事 景皇如擾龍馴虎中間備

極苦心啞子吞黃連自知不可告人者故西市之

變 皇太后驚惋 英皇自追悔曰好箇于謙

憲皇既立昭雪贈諡夫以二聖英明不以爲怨而
更以爲德孜孜不怠則其始終心事與默運之功
鑒在帝心久矣公旣不言外人又不知二聖更
難發明一腔熱血灑地知之者其天乎後人責備
更又何惜

當時君臣相信可謂至矣然薦一徐有貞爲祭酒
不可得至叩頭謝罪而謂黃竑邪說可以力阻乎
辭免宮傳心良苦矣

于墳祈夢靈異人人能言聞太倉相公以子病往

祈忠肅兄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
非爲朝事余一生清苦認真不作虧心事而兒病
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客一單名帖失活
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
商漂至巡兵執以爲盜衆皆憐之請于太倉徃解
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
人不勝榜皆死太倉矜名節于此守之最堅故雖
知其寃終不爲救然力可爲而不爲則神固已存
案作罪過矣

責備

責顏魯公者以不從方鎮之議以不能高飛遠舉
避禍爲先責岳武穆者以金牌還師以樞密請還
兵柄責于忠肅者以 南宮之劄 東朝之湯責
蘇武者以胡中生子責方孝孺者以全身遠害責
許衡者以仕元責文信國者以黃冠歸故鄉責狄
梁公者以失身女主此等事存而勿論可也
蘇子卿娶胡婦生子是天之哀忠臣而不絕其後
也不然安國死子卿爲餒鬼矣

張南軒責諸葛瞻不能力諫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退冀主一悟兵敗身死僅賢于賣國者嗟嗟賢者乃爲此言

海忠介實際

海忠介在係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

世廟賓天外廷未知頗有審詢得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盛饌欵之忠介飽啖飲酒渝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歡之甚對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海自分伸頸無疑主事

告曰莫悞莫悞 宮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
用耳公問曰果否曰果矣卽大慟投體肴酒盡嘔
出狼藉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又
明日成服衰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噫到此然後
知公眞忠一片心腸有貫徹千古者人須於此處
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實際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
垂千古其他居官之勁正清苦又其餘事也

忠介父翰爲秀才母謝氏年二十七而寡忠介僅
四歲家貧謝矢志教育有戲謔必嚴詞正色誨之

忠介卒爲名臣謝例應旌表忌忠介者竟沮止之
忠介終亦不自請也

死水拱立

高宗南渡有盧臣忠者字信臣縣人待行上驟
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膺無背官止此矣後扈
蹕至建康虜騎迫渭水中後數日上求臣忠所在
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沒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以
歛贈諫議大夫與兩子官

忠魂助戰

逆亮南侵有統制魏俊王方死于瓜州之戰我
太宗渡江見夢助戰立廟府城祀之嗟乎異代忠臣
能識天命如此

江濤得完

顧圭上虞人少負奇氣方國珍來寇集鄉兵與戰
曹娥江敗死里人瘞尸于江岸其塚爲風濤蕩折
而塚獨完越七月其孤謀反葬啓視面如生次日
其地盡爲江矣

魏公有孫

韓魏公之孫浩知濰州金人來寇力戰死之此史所未載

袁氏全家死難

袁柳莊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與者以進士死德祐之難全家俱覆凡十七人僅一孤救免又百餘年而有柳莊云

孝童

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李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

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
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
羸骸有可憐狀讎意咸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
來太行間凍膚皸瘵啣哀雨血行路稠人爲牢泣
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
及門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齧
疽剗胙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倘蒙表其閭脫之
條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金河北驕叛萬師不
能懷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

牢絕乳卽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
牢之贖喪悉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
事之事他人旣篡之矣卽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
無恨其後乎其激昂自任類此甘舉賢良方正沮
鄭注貶封州司馬卒牢後亦擢進士第

代父飲醢

賈直言代父飲醢死旣而毒自左足洞出乃蘇事
聞減父死并直言流南海嗟嗟如此孝子不免行
戍唐代宗之賞罰可知矣直言後爲絳郡太守自

言始飲醕時岑岑然覺毒沁五內至肢節其痛淪
于銷灼通體不可名狀既蘇每遇天陰則又甚焉
軫蓋及足脛色皆如墨其傷攻出六孔膿液紫淤
臭敗逆捨人鼻達數十步外惟飲啖無減平昔故
得不死嗟嗟如此孝子天有神丹何不悉除其苦
使之優游仕路耶

青天歌歎

呂升字德升淮安人事父百歲翁至孝幼失母遂
不入私室與父同寢務悅其心父年高齒不任堅

每食盡肉一斤升率妻子供餽必極精爛父出入必呼升隨或適旁近舍升不隨行則不往若嬰兒不能頃刻離其母然父年益高便溺不時升承願益謹夜嘗四五起遭元兵火升負父避鷓鴣山出覘賊爲所獲知其孝子也善視之與食飲不入口輒泣下賊亦憐之令歌升爲青天歌浩浩歌歌已輒泣夜令擊刁斗升爲思父歎賊感動寢之歸升夜行晝伏凡三晝夜還家扣戶待者以爲鬼物久之啓視乃升也相視大哭出其足故刺一握升因

有美杏父所嗜鄉豪竊之并奪其地升爲文訴城
隍神卽譴豪疽發背曰還孝子地乃已豪妻子匍
匐叩門還地疽卽愈

船灰塗頸

王泰永嘉人宋提刑允初之後幼失怙恃鞠于伯
父丁未冬元兵至伯父被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
泰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給兵曰兒知瘞物所伯
父遂得釋而遁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兵曰
兒實不知恐伯父被害故出願以身代伯父死兵

怒斬之仆地兵旣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喉尚在遂捧其首合于頸適人家有修船泊灰因取以塗其瘡試以水滴其口稍能嚙至暮以扉昇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若風冷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子甚孝且不當死卽令一人以藥傳其頸冷若冰雪痛遂止凡八越月其創始合而首竟偏

禱泉灌田

張杏孫慈利縣人以孝稱鄉人皆重之爭訟者不

詣公府而詣孝子里有磨厓泉鄉人素賴其利歲
大旱泉竭詣孝子請禱孝子沐浴拜泉泉初出如
樓衆喜曰泉至矣復再拜沛然如初所灌方數十
里歲以大熟人益信其誠孝子通尚書以授其子
兌成進士有聞于時

和盜詩

泰和鄧學詩性至孝元季母子俱爲盜所獲盜魁
知其儒者哀之與酒食口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免
死盜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

與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兒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
賢未知天從否應口和曰鐵馬從西來滿城人驚
走我母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
絲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報否寇喜道之出城得
遠去學詩後以薦爲校職考終嗟嗟此盜可應舉
做官

梅高報母

梅應發居閩門市中母實有病醫藥弗療刲股爲
羹以進母啖之疾已他日母復疾危甚應發露立

北面稽首以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已年以益母
壽是夕天陰暝俄頃雲開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
星尚沒頃之雲復合及還至母所見母擁衾坐牀
上言有白衣者六人以水灌灑遂霍然而蘇詰旦
母平復如常年八十餘而卒

成化末武城縣生員高謹之母爲人毆死謹父得
重貨焚其屍謹哭不已父乃訟于朝章下按察司
行東昌府驗問知府楊繼納賄願指證佐言謹母
實自經死上狀副使許進與按察使石渠無所可

否謹遂走闕下擊登聞鼓奏上并言渠亦受賂既
入因自刎不殊錦衣衛執以聞命刑部郎中吳
欽往會撫按暨三司官雜治得其死之本末逮渠
等下鎮撫司重鞫殺人者始伏其辜刑部論能受
賕聽囑罪當徒渠失入人罪以爲長官得減當杖
獄上有旨能降四級調除邊任渠等罪皆准擬時
渠已考察閒住矣

未盡之祿

彭方伯應時父南坡早卒配蕭氏哭之哀一日甫

坡附舍人兒語及生前事歷歷券合諭蕭曰未盡之祿當以貽汝年八十四仲兒某年當舉子後一不爽蕭雙瞽一日用鍼豁然蓋方伯孝養天祐之也方伯泰和人

見星斗

淮安衛人王鉉年七十父喪雙目嘉靖丁丑暑夜納涼仰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兩目燎然如童子其人心田明潔人或不能償債則焚其約少事父母至孝年至一百三歲猶強健善飯一日無疾而

終人以爲孝義之報云同時有不孝子目瞎復明方自詫可比于鉉忽雷震死

孝憤

王仰湖廣崇陽縣人余巳丑同年也除廣東肇慶府新興縣知縣有僕王效真等三人同衙役作弊入覲後事發怒甚會調閩縣未果治而時時恚罵新興有雞爪蘭花蓋斷腸草之類食根立死葉則少延數刻時三人竊藏之聲言事急自盡王履閩日夜淡食于外三人搗藥汁入豆芽菜中夜半死

根究三人服罪其子王廷試請于官面質三人於
城隍廟藏父劍擊殺之立斃廷試僅弱冠孝憤所
激揮刃若有神助衆咸奇之事 聞得 溫旨真
孝子可傳後而王露機不卽治又不卽逐之此與
元嘉逆劭之事同

萬里尋親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讀書能文章補
弟子員數省試不第棄去故習青囊所歷名山水
必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

遊中州且訪異人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下荊州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漳洛以次于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坻必規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達于金陵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從侯二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挾其書至湖訪茅鹿門憲副時爲萬曆乙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聞其家世曰離家時兒重華僅七齡母與姊妹及

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門贈以詩曰近
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青囊
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
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上迎別去
五載猶棲遲東海并匿錫山道中所遺妻已沒重
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己葬其
母嫁姊與妹請路郵于郡太守而出衆危言沮之
華哭而題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淒
然從今卽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華復自忖

曰吾少不諳父貌卽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定也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間携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

曰若父曩年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相逢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潁壽東涉淮泗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且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鉤簾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被盜攫其貲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

杖錫而前雙眉覆面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
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
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
盜所窘且柰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
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
第往又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
人過南禪寺遇一老翁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
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翁亦絕不識華貌且
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泫然

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翁得
無卽吾父已乎笑而應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
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携
而哭并出所囊路郵示翁讀之始驚曰吾卽爾父
也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
子迺相携哭而拜聞者無不泣下轉相告遇寺刺
本末共爲嘖嘖太息不能已

廬墓

國朝有三世廬墓者芮城李錦字尚絅錦子澤字

公溥澤子柄字子權錦與澤父母各三年俱歲貢
錦卒廬所柄爲生員亦卒廬所澤聽選卒于家可
悲可悲人言三世讀書必發李三世矣又純孝如
此不知子孫何如

工人孝義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
間出與人執塡甕治筐筥又爲善工大德間江南
大饑人民道殣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
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強壯少延母

旦夕活乎卽以母屬兩弟自傭回鵠人乃告母曰
兒當傭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旣
回鵠人得轉賣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
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人毋得轉掠饑
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經過道遇一女子鵠囊
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
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倘挾我得同歸乎於是
日操瓢道乞夜泊茆葦中雖顛沛流落親黏日夕
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

送我到庄乎因及女子上堂見父母皆涕泣起相
抱持詰門外同來者何人卽引生更衣具酒炙樂
飲酒半執醢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
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誼聲暴淮楚
間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亾歲丁薦饑鄉閭必離
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
尚薄有園田給餽粥吾女實君箕帚妾也君必無
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爲利哉吾雖賤
不讀書且義不敢取況吾母固衰耄度尚可活萬

一母死兩弟倘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遽死吾母也吾又何忍卽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弟亦死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節婦給粟養子

宋制凡節婦死者給粟養其子此制甚妙今之有司可倣行之

二沈妻

吳人沈思道妻孫氏沈樹田妻宣氏兩家居近有交沈孫夫婦相愛樹田暴戾無人理宣歸見父母

父母對之泣宣曰此不足傷大人心兒自是命也
樹田歿宣哭極哀沈思道亦歿孫送夫喪過河下
見宣以歿相要同日自縊宣有救者復甦而孫竟
死後三年宣父母謀嫁之宣覺亦縊歿嗟乎孫歿
宜矣樹田何面目見其妻乎然樹田病時宣進藥
翻之曰若毒我則歿爲厲鬼罵婦又未可知要之
鬼必靈于人也

媵奴歿節

真奴黃巖縣人媵鍾氏嫁于符松僅十三日松歿

松遺腹子也母解氏尚存鍾有異志奴竊知之告于松之從父諷之鍾怒不省因泣告于解氏曰安人不幸至此真奴雖欲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求他日見安人與安人之子于地下而已言訖血淚俱下是夜沐浴縊死松柩上聞者咸驚歎泣下衆議葬之以從其夫鍾不顧竟焚其尸以去同時邑中有阿菊者從陳氏嫁于郭崇文生一子而郭死陳改嫁菊夜竊其子歸于郭謝方石爲立傳

節婦湧江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萬曆十三年掃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沉之日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

母喪不嫁

節女都從夫家上起見惟元時容城縣王氏女以母喪感念不嫁終身獲旌命此外更有貞學清淨而不嫁者又一種間氣也

大饑甘餓

芮城李氏二女成化甲辰歲大饑父卒乏食二女
年已笄箱中猶有粧具人勸其出鬻二女慚不肯
出伏于箱饑死

伏毒食醋

康對山先生子桌先娶王淶波女生一子並死繼
妻楊氏未幾桌亦死楊服砒霜以醋湯三碗下之
蓋食醋則藥不可解也毒發容貌安舒略無倉卒
奇奇桌有才志又得良婦死節天之待康先生不
薄矣

守節自信

安吉州節婦都氏歸于陳孀居矢志無他廢下故
有井或曰弗利居者且不便客塞之宜都曰井地
道也何與人客不便孰與同室婦女河汲不便乎
門爲隣樹所蔽術者曰伐之則貴氣弗闕斯利舉
子都曰吾聞窮達在天力學在人顧尤之隣木耶
子良謨登第官叅政所稱棟蓀先生者也都旌表
贈安人子孫繁盛且優文學天之報之正未有艾
也

節婦膽識

近地吳節婦沈之鑒之妻沈以溺死嗣子汝家政甚整業日拓汶有俊才早貢爲博士有郎廷瓚者貸金十鬻妻以償吳聞亟還金贖之盜入室吳厲聲曰我沈門老節婦刀不去手犯卽自刺盜駭愕散去其膽識嶽嶽真女中奇男子也

求見不得

章丘遼經生之妻于氏守節不出門門內草生如無人之境嘗三日不舉火隣人餽之米塩却不受

隣人報縣縣餽粟一石方得活嘉靖間長清知縣武金過縣武故遺腹子聞而謁之求一見終不可得曰孀居以來誓不見男子官非男子乎武拜門外歎息而去節婦卓矣若隣人與武亦可謂知義者哉

芝竹

王土崑山人能讀書婦陸氏方娶後其墓園枯竹更青凡三年三生芝草皆雙莖凡四年芝不生土病死婦從歿以烈婦稱此嘉靖初年事瑞芝之生

恒于壽考富貴康寧而于烈婦見之此可觀天道矣

三屍繞門

成化間海康吳金童攜其妻莊氏及一女避賊于新會寓劉銘家備以自給莊有姿色銘屢誘之不從謀之鄉人梁猗同其夫漁于海推下水死越三日莊氏尋之海濱得屍手足皆縛乃夫也歸家攜女赴水抱夫屍而沒時年二十有二翌日三屍隨流達銘之門去而復還鄉人驚訝感傷共殯祭之

然未知銘之殺也久之事漸露猶畏銘彊暴未敢發士夫各爲詩歌聞于官得實磔殺之審錄員外郎奏聞旌表其處立祠

雙烈

曹桐丘鎡長子襁生而癩不語男女事故聘錢皓女未敢娶以情辭錢錢不聽乃先以婢沈氏侍帷中嘗之終不請復中之錢解盟別聘女私聞自經死未幾襦死沈氏亦守終身桐丘公爲立後至萬曆三十五年疏闢並旌

桐丘公之祖原吳之自出育于曹故一姓曹祖歿
葬吳墓余高祖民畏公吳甥也貧甚歿亦葬吳墓
吳訟之官親友和息歸價數金而止蓋先民之忠
厚乃爾其地辛丙翼三水俱會桐丘公先發庶吉
士主事僉事歸年九十餘卒善繪畫有清名長子
禔癘病錢沈雙烈輩其後余家遂發余亦庶吉士
檢討司業祭酒長子緯病亦如之媳沈氏儀郎惺
予公之女歸十年而緯歿沈猶處子也賢孝能自
立異日必繼前烈但余拙宦不媿吳吳分嗣子田

九百畝余僅得十一而嗣子尚有待又自念多病
恐旦夕霜露且文翰無一長何況繪事其負媿多
矣

愍貞哀感

萬曆己酉夏五月夜半延建水大出漂尸蔽江人
從臥榻中流出盡無衣一女尸年可十五六一手
掩目一手掩陰若不欲人見者余友董考功應舉
瘞而諡曰愍貞愍言災貞言操也

哀感孺人湯氏新玉妻鄞人夫死守節玉好鯉魚

每忌日必設鯉一年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于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爲哀感孺人

丐婦投橋

正德五年崇德石門東橋上有丐婦色麗甚蓋荒年夫負母與妻行丐而至者觀者甚衆婦醜之候姑與夫乞市上躍入水死不知何里人及姓氏也哀哉

義門

會稽平水雲門之間有裘氏義門自齊梁以來七百餘年無異爰宋大中祥符四年奏旌其門閭是時裘氏義居已十有九世閭門三百口其族長曰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蓋二十四五世矣猶如故鄉人謂嘗有餽瓜者族長集小兒十三歲以下者百餘人使自取之各相推遜以長幼持去其習爲廉遜如此於時猶共一廳頗宏壯有孫威敏公題字存焉其後族老季光以所藏今昔畱題詩刻石傳惇作序至元末始毀於兵而族亦且漸陵替

非其舊矣

周德威後唐名將也其五世孫愉避亂自河南徙居上虞至宋有名承詔者十世同居凡四百餘人趙抃帥越聞于朝旌門免徭役

隆慶年間潞安府長治縣民仇火仇塙等一門合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鸚二世仇朴三世仇勲四世仇堦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數百悉聽其長約束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諱崇者承其後尤

孝謹子孫互相乳哺家雞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口率年倍之用儉以裕構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人歿崇率子弟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時里有鼓樂聲有夢請公爲福寧地主者連江令章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視崇崇在田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羣兒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不奈武歎美而去

義友

陳東已死棄其屍其友李猷偶尋婦翁詣行在所
知狀哭且祈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
草木同腐吾欲收葬而莫能得少陽有靈其啓我
心越一日得屍又一日得其元如生合而斂之歸
葬猷字嘉仲鄞縣人

義姻

宋張洎典相州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
縣上州洎詰其故曰某之姻某貧困常納息於某
家少負必被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爲姻家報

讎幸畢其志然所恨七日而遺其一使有噍類私
讎已報願就公法洎曰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
旣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命對
曰姻家卽其隣若不獲盜彼豈得安曰汝不卽死
何就縲繼曰我若滅口誰當辯吾姻之不與謀又
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洎曰吾將聞
上免汝曰殺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
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
下法哉速死爲幸洎嗟歎久之卒按法誅河朔間

無不傳其事者

義僕

我朝有義僕阿寄李溫陵發揮謂在我輩之上近閱諸史記楊忠一則似又在阿寄之上蓋寄只勤勞知禮而忠奮刀挽幼主于流宥之後卽犯死亦不顧尤爲奇特阿寄傳見田汝成集中楊忠宋時人諸史宋沈俶撰所記似皆實事而名曰諧豈真諧耶抑別有所寄也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

人前遜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麾之曰主第走養
能捍之卽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歟
鬪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旣免思養功欲祠
之而竟不果云

王環者曾石塘銑之僕也方臨西市作詩曰袁公
本爲百年計晁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
哀環滄州人本回回種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
曾聞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
上怒甚歟自吾分顧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爲溝中

瘠乎環間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會旣
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
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
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
去環能書給事陸錦衣家陸遇之厚改給事朱錦
衣家以壽終

孫明丁尚書汝夔之僕也尚書坐虜闌入誅仲子
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
歿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媪丐乳

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爲脫其籍得歸間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泣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餓也夜宿輒擇溫燥與同臥起也間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見名繼志得爲邑庠生明以老壽終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寧庶人密謀禮心憂之常于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

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
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
今吾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
能爲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觀於往來爲主所禮敬
無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爲一
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
歿獄中禮收屍葬之爲木主懷以歸尋簿錄養正
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
去使跪京師餽其妻獄中妻歿奉屍歸合養正葬

歲輒上冢哭而祀之

真州袁山人服麟有僕名志失其姓山人好飲酒
性跼蹐慕爲方外遊及諸秘戲幻術年二十餘妻
歿遂終身不娶遊行郡國輒以志從歲丁酉之夏
山人避暑金山與所親紀生者飲而醉夜且闌矣
二人各踞石臨江如厠山人恍惚間若有鬼物挽
之入水紀生見急呼志汝主溺矣志倉皇奔水濱
審其已溺遽自投下紀生急呼其僕善水者助之
拯其僕胡盧曰入則俱斃耳胡拯爲僅塞裳水際

垂手左右援之不及也志旣入江挾得其主盡力
持之不舍沉而復浮者數四自分必死適爲旋湍
所激迴至崖側與紀僕手相值紀僕援得之大呼
主來救於是四人者猿臂而出出則山人死矣志
哭之慟謀經紀其喪寺僧聞變皆來集無何山人
蹶然而起都忘如醉夢中體亦無苦時五月十有
三日也翌日二人平復如常衆俱歎異之工部郎
謝在杭在真州故與山人善親得其詳作傳

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公欲取其書某
卷某葉某字一脫聲卽檢出待用若有風因余官
南雍常熟陳抱冲禹謨爲助教其書滿家亦有一
僕如弇州乃知文人必有助卽僕隸天亦饒之荆
川先生有書儲胡貿作胡貿棺記

書儲胡貿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貿少乏資不能賈
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
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
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旣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貿

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于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滑且碎非特他書傭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爲此貿于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于書不能及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貿所爲則蠶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于簡也固也然余所以和書之意遠矣非貿

則余事無與成然質非余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也哉質平生無他嗜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于酒所傭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厭否質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壠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顯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余年近五十元元如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爲披閱點竄若譬我者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旣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質雖尚

以傭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然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貿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余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貿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歿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余之勤因以不沒而貿乃無以自

見是余專貿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貿也
雖然余旣以披閱點竄爲譬而豈欲後人又以披
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貿之碑碑勤苦從事於割
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
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僕惜字紙

馮南江恩有僕馮勤其父傭者也素多病日者謂
其短造甚憂之問一道士何以延年道士曰若爲
傭不能積德惟勤灑掃惜字紙乃可延耳傭乃市

箕帚徧歷所居村巷凡有穢惡悉爲掃除見一字
則取置于筒至暮焚之歲以爲常壽至九十七無
疾而終

湧幢小記卷之二十終

卷二十

四十一